

古鎮的憤怒

戴

夫

書叢藝文年青

輯一第

行印社版出年青

馬



821
4350

書叢文年青

輯一第

怒憤的鎮古

夫 戴

行印社版出年青

青年文藝叢書

古鎮的憤怒

著者：戴夫

編者：青年文藝叢書編委會

出版者：青年出版社

總管理處：北京東單二條三四號

營業處：
北京 上海 西安 重慶
廣州 瀋陽 漢口 太原
濟南 福州 無錫



1951年1月出版 1—10,000(京)定價人民幣2,800元

003

80W8-1

東地三太

4350



定價：
人民幣2,800元

目 錄

古鎮的憤怒.....	(一)
進步的故鄉.....	(一七)
山坡夜語.....	(三九)
冀中紀事.....	(五四)

古鎮的憤怒

一九三八年秋天，我爲着完成上級給我的某一任務，在汾河西岸的古鎮，就攔了二十多天。這鎮距離汾河只有二十里遠近，河東的同蒲路，沿綫的城鎮都按有敵人的據點。不過那時敵人正用全力進攻武漢，留在後方的兵力不大，除了守護『點』『線』而外，並不能做什麼積極的活動，所以那時的河西，仍顯得完全是我們的世界。據綫上的人說，敵人在這年春天二月間，曾經來這鎮上三次，看街上的房屋，的確也有許多毀壞的痕跡。但敵人當時的情形怎樣？人們遭受了一些什麼樣的損失？鎮上的人却誰也不願和外來人說，我只在一次羣衆大會上，從羣衆的怒吼聲中，以及在平時，從青年們常常冒險過河破鐵路的行動裏，看出全鎮人們對於敵人的憤恨。

德興池澡堂裏的跑堂大司務鄧狗蛋，就是常去破路的青年之一。這人才二十多歲，滾圓的臉上，老是顫動着惇厚的笑，笑時嘴巴上的肉，擠成了許多小疙瘩。資格老一點的澡客，總愛攪末兜搭着和他開頑笑：

「狗蛋，你掌櫃的還幾天賺了多少呀？」

他一聽到這話，照例便把眼睛笑擠成一條線，一隻手捏了褲帶，另一隻手做作向荷包裏裝錢

的姿勢，大聲說：

「我還能知道？」——他賺了錢只往荷包裏放，從來也沒告訴過人啊！」

這時掌櫃的王福成，就立刻擰紅了白淨的長馬臉，十分着急地眯着眼睛，顫動着濃黑的八字鬚，不平而又無可奈何地和他辯白起來。澡客們見到都高興地抿着嘴笑。於是狗蛋便一邊把熱的手巾把子更加使勁地往澡客的背上揩擦，一邊得意地做着鬼臉笑着說：

「啦，老傢伙吃不住勁兒了！」

我從本地澡客們的嘴裏才知道，狗蛋原來是本鎮東街一個家鄉的兒子，他母親青年就守寡，是靠煮在街口做些油餅，教他用盤子托了在街上叫賣，辛苦地賺幾個錢養活他長大的。這青年謀婦在鎮上有着很好的名譽，幾十年來，衙裏從來不會對她有過什麼風言風語。到得狗蛋長大了，地面上人見他又勤快又有氣力，便教他到村公所裏當當差，貼一些米給他母親自己過活，直到敵人來過以後，他才領了這澡堂的廳堂。

狗蛋雖然有一點傻氣，說起來却是一個孝子。他早晚總要回家看一次，趕集總要買一點東西給他媽吃，賺了錢也總要給他媽保存着。王福成對於他媽就很羨慕，常說：

「唉，狗蛋他媽，真是好福氣啊！」

可是狗蛋却瞧不起王福成。他對於王福成的「見錢眼開」，有話雖不起。——光着身子來到

這裏，憑一把剃頭刀開了個剃頭鋪，還不夠，見到隊伍多，有錢可賺，又開起洗澡堂來，賺了錢只往荷包裏放，而且不僅是這樣，這老傢伙還常常打斷人的興頭，當別人談破鐵道或談打手榴彈的時候，他總要嘮嘮叨叨地插嘴：

「青年人全不懂得想道理：破一回路就得花一夜的工夫，第二天沒有了精神，就要誤了照顧客人，——幹好了買賣多賺幾個錢，出上幾個救國捐也一樣是救國啊！」

狗蛋聽到這話，常常不耐煩地捲一捲袖子，鄙夷地撇一撇嘴，不以爲然地回答：

「哼！出救國捐，拿個三塊兩塊地還那麼吞吞吐吐的哩！」爲了表示反對，他還使勁吐那麼一口唾沫。

於是王掌櫃也惱火起來，兩個就像一對公鷄，誰也不讓誰地鬥開了。這裏的澡客要不是駐軍，便是街上的買賣家，對於他們是看慣了的，不但從沒把它當回事，出來勸勸和，有些人還火上加油地說上些四楞話，逼得他們彼此更加發急起來，好教自己笑一笑，感到舒適和快活一些。

一個陰天的黃昏，我又去洗澡，雨忽然落大了，從池裏洗罷上來，全堂澡客已只剩下我一個。狗蛋不在，只有兩個伙計，見我是熟客，又好說話，懶懶地打了兩個手巾把子，便鑽到雅座裏打瞌睡去了。王掌櫃唧唧噥噥捻小了懸在空中的掛燈，把賬櫃上的一盞小燈點燃起來，我便移着靠近了賬櫃。外邊雨點打着紙窗，時間在昏暗中好像不往前走。

「狗蛋呢？」我隨便地問，意思是想聽王福成說些什麼，把時間捱過去，好等雨小了回駐地去。

「哼，還不是逞性去啦！」王福成坐在炕沿的後邊，不滿意地回答。

聽到說是「逞性」，我就知道狗蛋是冒雨到河東鐵路去活動去了。於是我就把話扯到了日寇的身上。

「王掌櫃，你說，鬼子到底能不能成正果？」

「鬼子能成正果？嚇，那天爺爺吃真的糖了眼睛了！」他猛一坐直了說，右手抹着鬍子，鬍子拉得更長了。

停了三分鐘，他用兩個長指頭在眼框上輕輕地敲着，用講道理的語氣向我說：

「老百姓是頂要緊的，要沒有老百姓順他，怎麼能行！不說別的地方，就說咱山西吧，還不是啥地方他都佔了，啥地方他也沒有佔？單是鑽在城裏，挨着鐵路，沒有人去替他完糧納稅，還還能算話？」

「天意哦！」我扯亂談地說。「要不老百姓怎麼就好好地不順他了？」

王福成却大大地不平起來：

「天意？」他吵架一般地說，沒給我回答的時間，就接下去說：「狗急跳牆，他不讓人活

末，大家就能順了他？」

看到他那股勁，我知道他下面一定有許多話，便不做聲，做出凝神靜聽的神氣等待起來。沒隔半分鐘，他果然舒了一口氣，平靜地說下去了。

「打江山，得天下，咱沒見過末，也聽人家有學問的人說過，打到一個地方，一定首先要收買人心，出個安民告示，鬼子是怎麼樣？鬼子——」

他轟地恍然大悟似的把話停住了。

「你說，鬼子怎麼着？」我逼緊一步問。

他抹了一抹鬍子，向雅座裏窺了一眼，那裏面十分幽靜，傳出兩個小伙計的輕聲。張櫃上的燈也不十分亮，外間屋子同樣籠罩着昏黃的暗影。外面的雨像下得不想住了，兩點傾斜地打着牆壁，彷彿瀉瀉一般。空氣裏像有什麼東西，壓迫着人要說什麼話。

「不過，我知道你的嘴是很嚴實的。」王掌櫃倒底不能忍耐了，說：「鬼子怎麼樣？——簡直連一點人性都沒有，鎮上人一想起來，誰不咬牙切齒地痛恨！今年春上——」

今年春上剛過完舊曆年，鬼子就來了。在他們前頭是中央軍，潰敗、慌亂、搶劫、拉夫、牽牲口，把鎮上搞得一團糟。聽說日本兵要來，很少有人想到要跑。大家都這樣想：「日本人也是人，反正不能比這再糟糕了。——不管誰來都好，只要有一個定局就行。」那天早上漢兵剛一過

完，下午就來了兩個外路人，全是黑長衫，大禮帽，懷裏暗暗掖着短傢伙。他們在村公所裏找到村長，說大日本「皇軍」要來了，教老百姓不要跑，「皇軍」公買公賣，決不騷擾百姓。臨走時他們還說：「噯，老百姓要跑了，那可是全鎮都要放火的呀，因為咱們都是中國人，所以跟你們事先說明白。」

「你說誰能不相信他這個話？」王福成說到這裏，霍地站了起來，伸長了身子，把臉一直逼到我的鼻子尖上，停了好半晌，才慢慢縮回去，說：「打仗末，就是打江山，得天下呀，除掉大人物，闢小民屁事！打勝了的得了地方，這地方的老百姓就成了他的了，那還怕什麼？做老百姓的在誰手底下不是吃飯、幹活、完糧納稅！所以——」

所以村長聽了那兩個人的話，找地面上有聲望的人一商量，都以為「皇軍」一來，便天下太平，決定不叫鎮上的人逃跑了。狗蛋那時在村公所裏當差，村長便叫他到街上去敲鑼。他也以為不管怎麼樣，鬼子總是人做的，不會不講理，只要世界一太平就會好的，便走遍了大街小巷，一邊便勁敲着鑼，一邊大聲喊道：「『皇軍』來了，大家不要跑呀！村長說『皇軍』來了決不糟害老百姓呀！」鎮上的人便慢慢地安定起來。

「皇軍」在黃昏時候進了鎮，安安穩穩地住了一宿，第二天就到西山追擊潰兵去了。誰都親眼看見，「皇軍」打仗有種，傢伙是簇新的，地面上拉着幾個驢子拉的大砲，天上響着震得人心

發瘋的飛機，而且還真的不擾民，全不像自家的「灰老鼠」，大家就更安了心，連樹葉子掉下來怕打破了頭的李三太爺，也把悄悄藏起來的閨女媳婦一大堆，接回家來，準備像往常那樣過日子了。

「哼！」王福成哼了聲，像個洩了氣的皮球，臉子皺起來。「第二天來了一批『皇軍』和一批黑臉大個兒的偽軍，還可糟了！全鎮一夜也沒有得安靜，連地方響槍，那地方起火，另一個地方又傳來女人的哭叫。後來才曉得，連老太婆小閨女都被『收拾』啦！」

「哦！」我吃驚地叫道，連心也跳動起來了。

王掌櫃不做聲，顯得痛苦而又憤激地沉默着，彷彿在回憶那時的慘景。我忽然感到屁股下面一陣透骨的冷濕，用手一摸，原來窗台上的積水，已流到炕上來了。這時雨下得比剛才更大，挾着蕭索的秋風，在外面瘋狂地呼哨，殘酷地鞭打着屋頂、牆壁、街道，黑暗在窗外的淒厲的聲音中流動着。雅座裏兩個小伙計的鼾聲，一盪一盪地更加高昂起來，有時還發出一兩聲囁語，以及在夢中啞嘴的聲音。我也感到我的情緒的變化，完全不似剛才扯亂談的心情了。

王福成從賬櫃裏抽出那桿長旱烟袋，裝上一袋烟，就着燈光抽着了，便使勁地把烟往肚子裏抽吸。他把一袋烟抽完，才長長地吐出一口氣，彷彿把心裏鬱積的氣悶，同時吐了出來似的。

「狗蛋是好孩子呀！」他太息地說。「他媽前世修的，得這末個好兒子。要不，一個風寒寒

的寡婦，早完了！那天——」

那天晚上狗蛋在村公所裏，看情形曉得不大對勁，便趕着往家裏跑。然而不行，巷口就站滿「黃兵」，遠遠向他吆喝了一句聽不懂的話，他一發楞，答得慢了些兒，一槍就衝着他打來了。子彈打他耳朵邊擦了過去。他吓得跑回村公所裏去，鑽在草堆裏，心口卜通卜通地跳了一夜，到第二天一早，他才懷着不幸的預感，跑回自己的家裏去。

可是一進自家的大門，他就跟一個鬼子撞上了。那鬼子衣服上的扣子也沒扣好，褲子提在手上，正昏頭昏腦地從他家裏走出來，在門邊一撞上狗蛋，便立住了腳跟，睜着兩顆野獸一般的眼睛，恣楞楞地釘着他。半晌，這鬼子狠狠地踢了他一脚，蹣跚蹣跚地走了。狗蛋定了定神，心上便打了個冷戰，惴惴地跑進他媽的屋子裏去。

他媽的衣裳全給撕碎了，躺在褥子上，軟軟癱癱地發出痛苦的呻吟。原來她已被七個鬼子輪姦過了，那和狗蛋撞着的，正是最後的一個。狗蛋走進屋裏，她連知也不知道。

「娘呀！一狗蛋楞了半歇，哇的一聲哭了出來。」

他媽這時才睜開眼睛，含着眼淚，痛苦地睜着他。他也說不出一句能够安慰他媽的話，只對着媽媽怔着。這本沉默了好一會，媽忽然一點癡跳起來，一把抓住他的手，渾身像發寒熱病似的抖動着，終於用枯澀的聲音叫出來說：

「狗蛋，狗蛋，你還要命的娘不要，你還……」

狗蛋的胸脯像包藏不住自己的心臟，澎漲地起伏着，淚珠一粒緊跟一粒地滾下來，說話時嗓子像給人用手扼住了似的。

「娘，娘，這是天災，……娘，不要這樣說……這……」

這可不是天災，這鎮上幾百年來哪會遭遇過這大的劫數！房子燒掉不說，許多男人被殺了，女人更苦，有被姦了以後再用刺刀殺死的，還有一直到現在都不死不活的哩！

「譬如李三太爺一家吧！」王福成算賬一般地扳着指頭數說道：「就什麼樣兒的都有！大媳婦被三個鬼子『收拾』得不能動彈，到現在肚子還在發脹，下部出血，成年成月地躺在炕上。大兒子被刺刀刺死了，因為他不讓鬼子強姦他女人。——誰願讓鬼子強姦自己的女人呢？李三太爺這大年紀也挨了一刺刀，只好一聲不響，眼看着自己親生的才只十三歲的小閨女，讓鬼子『收拾』得慢慢絕了氣！第二天——」

第二天鬼子開走，鎮上完全變了樣。有些房屋只剩下幾堵烟燼的牆壁，有些房屋沒門少窗地冒着烟，哪一家的傢俱什物也搞得亂七八糟，裏面發着大小便的臭氣。劫後餘生的人們收拾着親人的屍體，街頭巷尾到處都有「天呀天呀」的哭聲。狗蛋他媽守了半輩子的寡，從來沒有什麼疤痕破相，還會遇到這件禍事，一天跳了兩次井，要沒有狗蛋守着，早出了岔子了。

村長又打發人滿街滿巷地打鑼。這次打鑼的却不是狗蛋，而是啞嗓子老趙了。鑼是被鬼子砸破了的，老趙有氣沒力地走兩步，便接着啞嗓子叫兩聲。破鑼配啞嗓子，難聽得叫人渾身起慄。

「大家聽着呀，老『黃兵』來了可要跑呀！」

「啞！啞！啞！」

「村長跟地面上的人已經商量過了呀，各家娘兒們被欺侮完全是天災，大家想開些呀！」

「啞！啞！啞！」

「誰也不准笑話誰，誰也不准跟別的村裏說呀！」

「啞！啞！啞！」

「我不活也活了四五十了！」王掌櫃氣急敗壞地說：「不要說見，就連聽也沒有聽到過這樣的怪事啊！」他把唾沫直噴到我的臉上，解開衣釦，露出鬆懈的寬闊的胸脯，起伏地喘着氣，沉默了。

外邊雨落小了。風吹着屋後的一堆小樹，發出沙沙的喧囂，還聲音使得屋裏的空氣，顯得比剛才輕鬆了一點。雨點還往窗戶上落，但已沒有什麼力量了，彷彿一點一滴地貼在紙上似的。

「什麼『皇軍』不『皇軍』，」王福成平靜了一點，又接下去說。「全是鬼打架，怪不得名字就叫做鬼子，完全胡鬧末！誰能好端端地問了他？到他第三次再來時，只要有一個人看見，跑

回來嚷聲「黃鼠狼來了」，哪個有腿的不跑？第三次——」

第三次鬼子來到，不跑的只有那些壞傢伙——想乘機發洋財的地痞。不過他們也倒了霉。狗蛋從他媽遭了事以後，看光景還不會太平，就把他媽送到山裏一個親戚家去了，他本人留着，一心要替他媽出那口氣。鬼子從西山退到鎮上，找不到村長，也找不到老百姓，便亂抓人。狗蛋和那些地痞都被抓住了。但他在哭喪了臉的地痞們裏面，却裝得很高興的勁氣，幫助「皇軍」做事：餵馬就餵馬，澆水就澆水，幹得挺有勁。一個下午騙得「皇軍」相信了他，他却在夜晚下了毒手。

料着鬼子都睡着了，他先把一包砒霜下在水缸裏，然後揣上一把磨快了的小刀，一溜煙出了門。走到裏面住了一個什麼「太君」的復興泰雜貨店門口，瞧見守衛的鬼子正在打瞌睡，他便悄悄地躡着脚步走過去，從背後對准那鬼子的腦袋就是一刀。那鬼子驚了起來，却已不能動彈了，他從他手裏奪過槍來，便鑽進一條小巷裏去。復興泰裏邊的鬼子聽到聲音，跑出來看見這情形，便分頭追趕，哪裏能趕得上！狗蛋是哪條小巷都熟習，閉着眼睛也能走路的，在鬼子四圍角上一座破屋後面，鑽進上次鬼子走後他就準備好了的小洞，他就溜出鎮外去了。第二天鬼子又喝了毒水，死了十來個人，一發恨，就把那些地痞，來了個斬盡殺絕。

「這樣鬼子還能成正果？」王福成興奮地說。「單憑傢伙好能成卵用，你來我走，滾滾會就

殺你幾個，一個小小的日本能有多大的元氣，將來日子一久，還不是跟從前殺雞子一樣——關起門來嚷！嚷！嚷！一個也不會跑掉的。」

這時，雨已經停了，我怕又下大，便起身說要同去。王福成送我出了門，還使勁壓低了聲音告訴我說：

「你可千萬不要對別人說起呀，這些故事鎮上人是從來不讓告訴外來人的！——人們都要險，閩女媳婦的事，傳出去不好呀！」

「唔，」我隨便地答應着，一脚踩到泥水裏去了。我們應該向全國人民控訴敵人的罪惡，然而我知道，這個道理現在向王福成還是說不清的，我只好支吾了一聲便走了。

我回到駐地，躺在炕上好久沒有能够入睡。王福成說的這鎮上的遭遇，恰像我曾經親眼看見過似的，在我腦裏盤旋起來，好容易不知在什麼時候睡着了，但覺得只是一會兒功夫，就被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和吵嚷聲驚醒過來。

「鄧寡婦瘋了！鄧寡婦瘋了！」

我爬了起來，原來人們已經吃過早飯了。雨忽大忽小地一夜沒有停歇，街上一邊是積水，一邊是泥濘。在一家鋪子的走廊上，有一羣人站在雨水中，睜大着眼睛，伸長了脖子，向人圍子當中探望。人羣中有一個中年女人，坐在廊台上，蒼黃的面孔凝滿了泥水，頭髮亂成一個餅，蓬